

外交家

奧爾德里奇著



文化工作社

外交家

.....

.....

.....

文化工作社

（上海）

· 57 ·

奧爾德里奇著 于樹生譯

外交家

（下 冊）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印行

James Aldridge
The Diplomat

The Bodley Head Ltd.
London 1950

外 交 家

翻	譯	者	于	樹	生
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
				上	海
				北	京
				東	路
				7	1
				3	弄
				5	2
				0	號
排	版	者	文	豐	印
印	刷	者	永	盛	協
總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版

編號(外220) 印數00001—27000 類別 文學藝術 開本 25 定價頁 1182 字數 793000

譯者前記

一

關於外交家這部小說和它的作者詹姆士·奧爾德里奇，卷首轉譯的俄譯本序文裏已經有了詳細的介紹，不再重複。

外交家的故事關係到伊朗。伊朗王國，在亞洲的西南部，古代爲『安息』國，後改爲波斯，一九三五年改稱伊朗。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伊朗國王宣佈廢止伊朗王國名稱，恢復波斯舊名。但是國際上現今一般仍用伊朗。全國人口一八、七〇〇、〇〇〇人，同教徒佔百分之九十，以葉派爲主。主要民族有波斯人、喀德族人和阿塞爾拜疆人等。過游牧生活的人民佔全部人口百分之二十。國內天然資源石油的蘊藏極富。但是，由於受帝國主義者及國內反動派的壓榨，大多數人民卻非常窮困。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俄、德等國都在伊朗獲得了控制權。十月革命後，蘇聯即放棄了帝俄在伊朗的特權。英帝國主義卻相反地更加強對伊朗的侵略，以南部油田租借地爲基地，控制伊

2

明政府，壓榨伊朗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伊朗國王李查·沙·帕力維與法西斯德寇合作，並將伊朗北部作為德寇間諜活動的基地。一九四一年盟國軍隊進入伊朗並驅逐伊朗王於非洲。一九四三年盟國三巨頭在德黑蘭開會，發表宣言，尊重伊朗領土完整。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勢力滲入，逐漸取得對伊朗軍事政治及經濟的控制，英國在伊朗的勢力相對地減弱了。此後，英美帝國主義者一方面由於本身的矛盾互相排擠，一方面又狼狽為奸，公然成立強盜分贓的協議，聯合向伊朗進逼。伊朗石油富源自一九〇五年起便掌握在英波石油公司手裏，由於英帝國的日漸沒落，美國現已取得全部石油的百分之四十。

美帝國主義者為了進一步控制伊朗，早就與伊朗國王周圍的封建權貴勾結，企圖扶植一個中意的傀儡。結果於一九五三年八月間在美帝國主義特務操縱之下，發生了伊朗宮廷集團的軍事政變，成立了一個完全馴服的伊朗政府。

然而伊朗人民是決不屈服的，他們不會為帝國主義者的淨瑠面目所嚇倒。伊朗人民黨一直在領導伊朗人民作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並首先提出伊朗石油國有化的口號。一九五二年九月，伊朗的見證報在反對當時英美提出的一個聯合建議時深刻地指出：『美國白宮主人未能了解中國昨天所發生的情況，中東今天所發生的情況以及各地明天將要發生的情況。……他們訓令他們派駐伊朗的漢德遜大使以一千萬美元收買伊朗的農民。……我們要求漢德遜去通知他的主子：伊朗這個落後的小鄉村不是杜魯門第四點計劃中二千三百萬美元、一千萬美元、幾億或是幾十億美元所可

以買到的。我們自己會決定我們的生活以及我們資源的命運。」

伊朗的進步力量除了伊朗人民黨以外，還有阿塞爾拜疆民主黨。一九四五年該黨曾在阿塞爾拜疆省召開黨員大會，反對伊朗反動派的殘酷統治，要求獨立自治並組織自治政府。一九四六年以蓋凡姆為首的伊朗政府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攻入阿塞爾拜疆省，自治政府夭折。一九五一年春，阿塞爾拜疆民主黨曾發表宣言，支持朝鮮的人民鬥爭，並深信這鬥爭一定能獲得最後勝利。

外交家小說的背景就是一九四五年阿塞爾拜疆成立自治政府這一件歷史事實。

二

這部小說的主題是暴露帝國主義外交的侵略本質和它的陰謀詭計，同時相對地闡明蘇聯反對侵略保衛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從艾賽克斯勳爵在莫斯科會晤莫洛托夫、維辛斯基以及最後謁見斯大林這幾場談話中，讀者可以了解蘇聯外交政策的原則。

小說雖然只以伊朗為背景，可是，我們知道，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外交對全世界的弱小和落後國家都是一樣的。伊朗的情況，只是一個例子。讀者以此類推，可以認識帝國主義惡毒的外交政策的真面目。艾賽克斯在前往阿塞爾拜疆途中，對當地各民族所進行的挑撥離間和賄賂勾結，是

● 見世界知識半月刊一九五三年第十七期「英美爭奪下的伊朗」一文。

● 前記中關於伊朗的歷史各節，大部分摘錄自世界知識手冊。

4
他執行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的無恥的具體活動，值得我們注意。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彙報一九五三年第一期載有『英國名著在蘇聯的情況』一文，文中指出：『奧爾德里奇的小說外交家是對於和平事業的一個重要貢獻。它揭露帝國主義外交的奸詐，說明英國普通人民——麥克格雷高爾這種人——的政治覺悟一天比一天高，正加入和平戰士的行列。』我們從外交家裏面可以看出：頑固的帝國主義者儘管執迷不悟，妄想維持一貫的侵略、掠奪、爲所欲爲的局面，但是今天在被壓迫民族的憤怒已經忍無可忍以及他們自己國內人民的覺悟分子日多的情況下，全世界解放運動正澎湃地勝利地展開，帝國主義者已經是日暮途窮，作垂死的掙扎。

三

作者在主題的表達上是成功的；小說中人物的描寫也細膩、生動。誠如俄譯本序文所說，是一部優秀的藝術作品。茲根據倫敦波德萊·海德書店一九五〇年再版本全部譯出。譯者在譯文方面雖力求做到忠實和暢達，但是做到的程度一定還不夠。又書中涉及科學、藝術及宗教等方面的地方頗多，在譯述過程中雖曾盡量參考並請教內行，錯誤恐仍難免，希望讀者多提意見。

譯者 一九五三、十一、一、

俄譯本序

維·格利戈里也夫

英國進步作家詹姆士·奧爾德里奇是蘇聯讀者所熟悉的。他不僅是天才藝術作品的作者，而且也是爲和平與世界人民安全而奮鬥的積極戰士。

奧爾德里奇一九一七年生於澳大利亞，受教育於牛津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擔任許多英美報紙的戰地記者，走遍許多國家，到過許多戰場。他到過挪威、希臘、近東、伊朗，並曾在蘇聯住過一個時期。

奧爾德里奇的創作成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年代裏。在蘇聯和其他國家人民——抵抗德國法西斯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希特勒同盟的參加者——所進行的偉大鬥爭的影響下，他成了一個進步作家。

在他的初期小說光榮的事業（一九四二年出版）與海鷹（一九四四年出版）裏，奧爾德里奇描繪出希臘愛國志士反對侵入希臘的意大利和德國法西斯暴徒的鬥爭，指出那企圖破壞希臘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希臘梅大克斯法西斯匪徒賣國的全部內幕。

一九四六年，奧爾德里奇所著劇本第四十九州出版。在這一作品裏，作者以政治滑稽劇的形式

式提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英美矛盾這樣一個重要問題。作者指出：美利堅合衆國壟斷集團統治世界的企圖構成對英國、英國的自治領和殖民地的直接威脅。在劇本中可以感覺到英國進步智識分子爲祖國的命運所發出的警報。由於工黨政府的反人民政策的結果，英國在歷史上第一次失去了在外交、經濟和軍事政策方面的行動的獨立和自由，聽命於另一個強國——美利堅合衆國。●

作爲一個積極的社會活動家和世界人民爭取和平與國際安全運動的著名的參加者，奧爾德里奇參加了英國保衛和平委員會的工作，並以英國代表的資格出席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常務委員會斯德哥爾摩大會。當美帝國主義者在英法及其他同盟者的支持下在朝鮮發動血腥的干涉時，奧爾德里奇宣稱：『如果以前我不是和平運動的參加者的話，現在我一定要加入這個運動。』

一九五二年三月，爲了參加偉大的俄羅斯作家果戈里逝世一百週年紀念大會，奧爾德里奇來到蘇聯。他在紀念大會上的演說是他對蘇聯人民友好情誼的明證；這篇演詞充滿了樂觀、與和平事業最後一定會戰勝反動勢力的信心。他痛斥把戰爭當作有利可圖的生意的英美帝國主義者的卑鄙齷齪的行徑，他說：『全世界正在召開幾千個其他代表會議——和平擁護者人民代表大會。他們保衛着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未來。在我們和平人民代表大會行動的地方，無恥和強暴即將受到制止。』●

● 見『英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英國共產黨綱領（載布爾什維克一九五一年第三期五十三頁）。
● 見新時代一九五二年第十二期第十九頁。

奧爾德里奇的爭取和平的鬥爭和他的創作是分不開地結合在一起的。作者在四年內所寫的小說外交家（一九四九年出版）是這一點的富有說服性的明證。

在外交家中，作者以具有極大力量的藝術手法揭露了英國外交政策的反動帝國主義本質，戳穿了英國背信棄義挑撥離間的伎倆，指出了在這個政策的設計和實施中表演身手的是那些人物。與此同時，作者描繪了一位在第二次大戰後因偶然的機會擔任了外交職務的正直的英國青年學者麥克格雷高爾的形象。在認清了英國外交的真正目的就是準備新的世界大戰之後，麥克格雷高爾馬上脫離了外交工作，參加和平戰士的陣營。

作者用真正的歷史事件——第二次大戰後伊朗阿塞爾拜疆的人民解放運動、以及那實行了若干民主改革的地方民主政府的成立——作為背景。小說中虛構的主人公依據這個背景行動。反動的德黑蘭政府進行了反對民主派的殘酷鬥爭。英國和美國幫助伊朗反動派。英國的統治集團爲了要迷惑世界輿論、誹謗伊朗的民主派，製造了謊言說伊朗的民主運動好像是莫斯科組織的。

故事的活動是在這個背景上展開的。英國工黨政府把最老練的外交家之一——艾賽克斯勳爵派往莫斯科，要他設法取得蘇聯政府同意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這委員會的任務在表面上似乎是爲了調查伊朗阿塞爾拜疆的情況，而事實上，它的使命是作爲摧毀阿塞爾拜疆民主運動的工具。曾經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曾任英國外交工作的青年古生物學者伊夫爾·麥克格雷高爾被選充艾賽克斯的助理，隨伴同行。

艾賽克斯和麥克格雷高爾，就是小說的主要角色。

艾賽克斯是英國貴族的一個代表人物。他身居外交高位，執行着符合英國帝國主義集團利益的外交政策。

麥克格雷高爾是一個勤勞知識分子階層出身的人。他生長於伊朗，愛這個國家，而且了解伊朗人民落後和貧窮的原因是在於伊朗對殘酷剝奪它的富源和人民的英帝國主義的依賴地位。在小說的開始，麥克格雷高爾顯得是一個外交和政治上的新手；他還是天真觀念的俘虜，認為英國外交政策的反動路線，是由於有一些以虛假情報供給政府的不誠實的外交家。他以為，只要『依據事實』，是可以改變艾賽克斯行動的路綫的，是可以使英國外交家相信伊朗民主派是正確的。可是，當他親眼看到事實對艾賽克斯不發生任何影響，艾賽克斯在伊朗所尋求的不是真相，而只是尋求一些可以證明他所執行的為英國統治集團的利益服務的政策是正確的那種材料時，他感覺到惶惑不安。作為一個正直的人，麥克格雷高爾不願意幫同艾賽克斯從事於齷齪的陰謀，在小說的末尾他公開地反對艾賽克斯和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

讀者將領會到的艾賽克斯的形象，就是目前英國外交家和政客的一個集合的形象。艾賽克斯是自高自大的、傲慢的；他充滿了對人們的蔑視，以及對一切進步事物，首先是蘇聯的仇恨。他到莫斯科來，懷着十足的信心，認為只憑那一套恫嚇、外交計謀和手腕，他一定能達到他自己的目的。

可是，艾賽克斯的信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外強中乾的。奧爾德里奇能以刻劃入微的筆觸很好地顯示出英國外交政策依賴於美國統治集團侵略意圖的內幕。因而有一個場面特別使人難忘，在這個場面裏作者指出：負着最重要的任務來到莫斯科的十分榮譽的艾賽克斯勳爵，卻要使自己的行動得到美國大使館一個二級官員——那個無恥的里奇蒙德·艾迪的同意。當着麥克格雷高爾的面，在英國大使館裏進行的艾賽克斯與英國大使德萊克和美國大使館代表艾迪之間的勾結，是和平之敵的卑鄙背信活動的無數插曲之一。

然而，這一場陰謀終於破產。艾賽克斯得到的答覆是：蘇聯政府堅持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立場，伊朗事件也不可能是例外。

艾賽克斯與蘇聯外交家的外交決鬥，以艾賽克斯的失敗而告結束。這是完全合乎規律的。最近十年來，英國外交接連地遭到失敗。失敗之所以發生，並不是因為執行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的艾賽克斯之流不夠狡猾，不夠堅決和靈活；英國外交之所以不能不失敗，是因為它企圖保衛舊的衰落的世界地位，企圖保持腐朽的英國帝國主義的地位，與正在發展和強大的進步勢力作鬥爭。

書中關於駐莫斯科英國大使館的那幾頁引起了相當大的興趣。作者很好地表達了籠罩住英國大使館的對蘇聯仇恨敵視的氣氛。領導大使館的是佛蘭西斯·德萊克，一個熱忱的天主教徒，壞透了的反動分子，對塞西西班牙共和國大有貢獻，是幫助佛朗哥獲得政權的人物。德萊克所領導的大使館是敵視蘇聯的挑撥的策源地，是使館人員所領導的間諜活動的中心。德萊克本人企圖強

迪麥克格雷高爾去獲得蘇聯地質調查的情報。大使館裏午餐的一幕表現得真實而有說服力。參加午餐的有英國剛來的國會議員瓦爾特·克利浦，和爲了一個特殊目的——竊取蘇聯培植多年生小麥方法的資料——而派來的遺傳學家夏姆。爲了使這個間諜活動有較多的成功機會，英國政府把這個任務交給莫利遜的戰友之一，國會議員，工黨黨員克利浦和學者夏姆，指望蘇聯人對議員和『學者』的戒備比較鬆懈。

奧爾德里奇的書揭穿了那些在信念上和事實上爲英國資產階級服務的英國工黨黨員們的面目。他指出：保守黨和工黨之間並沒有原則上的區別，工黨就在奉行着保守黨的外交政策。

奧爾德里奇在他的書中給工黨黨員們一個明確的現實主義的描寫，以豐富的實際材料指出他們的無知、偽善、對蘇聯的無力的仇恨、他們的奴隸性、他們向帝國主義世界的有力者、向金鎊和金元搖尾乞憐的可憐相。麥克格雷高爾在倫敦歡迎聯合國代表的招待會上所遇到的澳大利亞駐歐洲的無固定任所的大使，澳大利亞工黨黨員摩非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典型。摩非自鳴得意地誇說他由製帽業工會的普通會員變成該會領導人之一，之後，成爲擁有二百工人的製帽工廠廠主，並在工黨中爬上顯要的地位。

摩非是作者成功地塑造的工黨『領袖』們、工黨外交家們的集體的形象，他們以大小列強的代表的身份活躍在各種國際機構中。

小說中關於伊明的部分，證明奧爾德里奇完全熟悉這個國家和英國在那兒進行的政策。作者

深切同情伊朗人民，並完全正確地指出：伊朗人民生活艱難的情況是英國帝國主義者在伊朗多年主宰的結果。英國把最重要的天然資源，伊朗的主要財富——石油抓在自己的手裏。

奧爾德里奇描繪了伊朗人民可怕的貧窮和無權地位。他肯定地說，這無比的貧窮是英國人在伊朗實行掠奪性的主宰的結果。爲了可能掠奪伊朗人民，英國支持着伊朗的反動官吏，唆使不同的民族和部落互相反對，以削弱爭取解放鬥爭中的團結。

爲了與德黑蘭反動派及美國駐德黑蘭的外交官進行勾結以便進一步打擊阿塞爾拜疆民主派，艾賽克斯利用蘇聯政府給他的機會前往伊朗阿塞爾拜疆。他特別繞道經過喀德斯坦，企圖唆使喀德人攻擊阿塞爾拜疆人，並不惜與在中途遇到的壞透了的土匪相勾結。他到處竭力尋找『俄國人的干涉』，但無論是伊朗人、阿塞爾拜疆人、或者喀德人都說不出有關『俄國干涉』的材料，因爲根本沒有任何來自蘇聯方面的干涉。

儘管艾賽克斯的使命完成失敗了，可是英國工黨政府又在準備着一個新的陰謀——把阿塞爾拜疆問題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企圖讓安全理事會來譴責『俄國干涉』伊朗的事。艾賽克斯實地親眼看到沒有任何來自蘇聯的干涉，卻硬要在安全理事會證明相反的說法。英國外交就是如此，奧爾德里奇很好地寫出了這一點。關於英國帝國主義強盜，當年列寧說過：他們『不僅在搶劫殖民地的數量上，而且在自己的醜惡的偽善底細緻老練上打破了紀錄。』艾賽克斯正是這種政治家典型範例。

奧爾德里奇完全正確地指出，在與伊朗民主運動鬥爭時，英國當權集團不僅為英國獨佔資本石油利潤的命運，並且為遠東近東反動制度的命運耽心。他們害怕民主改革會擴大到『不僅伊朗，並且還要到伊拉克、敘利亞、巴勒斯坦，甚至於到埃及、土耳其和希臘』，那就首先意味着這些國家由英國的控制下解放出來。

小說的最後幾章把讀者帶到了倫敦。由伊朗回來的艾賽克斯狂熱地準備在安全理事會上的演講，他一點也不因為將發表虛構的聲明而感到困惑。艾賽克斯思想上準備着自己的成功。

可是，麥克格雷高爾戳穿了這一幕在準備中的挑釁行動，揭露了艾賽克斯的醜惡面目。他起初表現得還膽怯和遲疑，暫時僅限於寫信給泰晤士報，在信中他敘述了和艾賽克斯一起在伊朗時他所作的若干觀察；駁斥了英國政府關於伊朗阿塞爾拜疆的民主運動是『莫斯科一手造成的事件』的荒謬結論。麥克格雷高爾的信不僅揭露艾賽克斯是一個說謊者。它並且撕去了英國政府的假面具。

在這封信發表以後，麥克格雷高爾受到猛烈的攻訐。報紙攻擊他。有些人以控告他犯叛國罪來威脅。然而，這並沒有摧折麥克格雷高爾的意志。回答這些迫害，他召集了一次特別的記者招待會，在到會的新聞記者們面前徹底地揭露了艾賽克斯的使命的真相。

小說以描寫麥克格雷高爾和艾賽克斯的最後一次會面結束，這是已經決定了自己的立場在對立陣營中的兩個敵對者的會面。艾賽克斯是反動、帝國主義和戰爭陣營的標誌。麥克格雷高爾是

有力的、成長的和日益鞏固的和平陣營的代表人物。麥克格雷高爾的形象，就是在英國有愈來愈多的簡單正直的人加入他們的行列的，準備爲爭取和平、民主和國家獨立而進行忘我鬥爭的無數和平戰士的集合的形象。當艾賽克斯對麥克格雷高爾說，他——艾賽克斯和支持他的人立意繼續進行他們在伊朗的黑暗勾當時，麥克格雷高爾以堅決的信心回答他：『也許你們能阻撓阿塞爾拜疆問題的直接解決，也許你在倫敦所失敗的會在紐約成功。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想把伊朗弄成你們所要的面目，最後絕不能成功。』

作者借麥克格雷高爾的嘴所說的充滿了重大意義的話，在伊朗實際情況的發展中得到了證明。在一方面資本主義總危機尖銳化和世界帝國主義體系削弱，另一方面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鞏固的情況下，近年來伊朗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達到了巨大的規模。英美帝國主義者鎮壓這個運動的一切企圖都未成功。伊朗的民主反帝運動，要求摧毀英帝國主義在伊朗和全中東的堡壘——英石油公司。在人民羣衆的壓力下，伊朗議會於一九五一年三月通過了石油工業國有的法案。但是，順從美國獨佔資本家支配的伊朗政府力圖以與人民要求相反的方法來解決石油問題。伊朗政府領袖們企圖欺騙人民，他們與美國獨佔資本家訂立契約，想再一次把石油獻給帝國主義者；這一次是給美帝國主義者。伊朗人民有力地抗議伊朗當局與美帝國主義者相勾結的企圖，雖然伊朗政府採取血腥的鎮壓，但這種抗議的力量在一天一天地成長。『反對伊朗帝國主義石油公司全國協會』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二日召開的十萬人大會上熱烈地通過了一個決議，在決議中要求『立